

伏羲六十四卦 上

董庭波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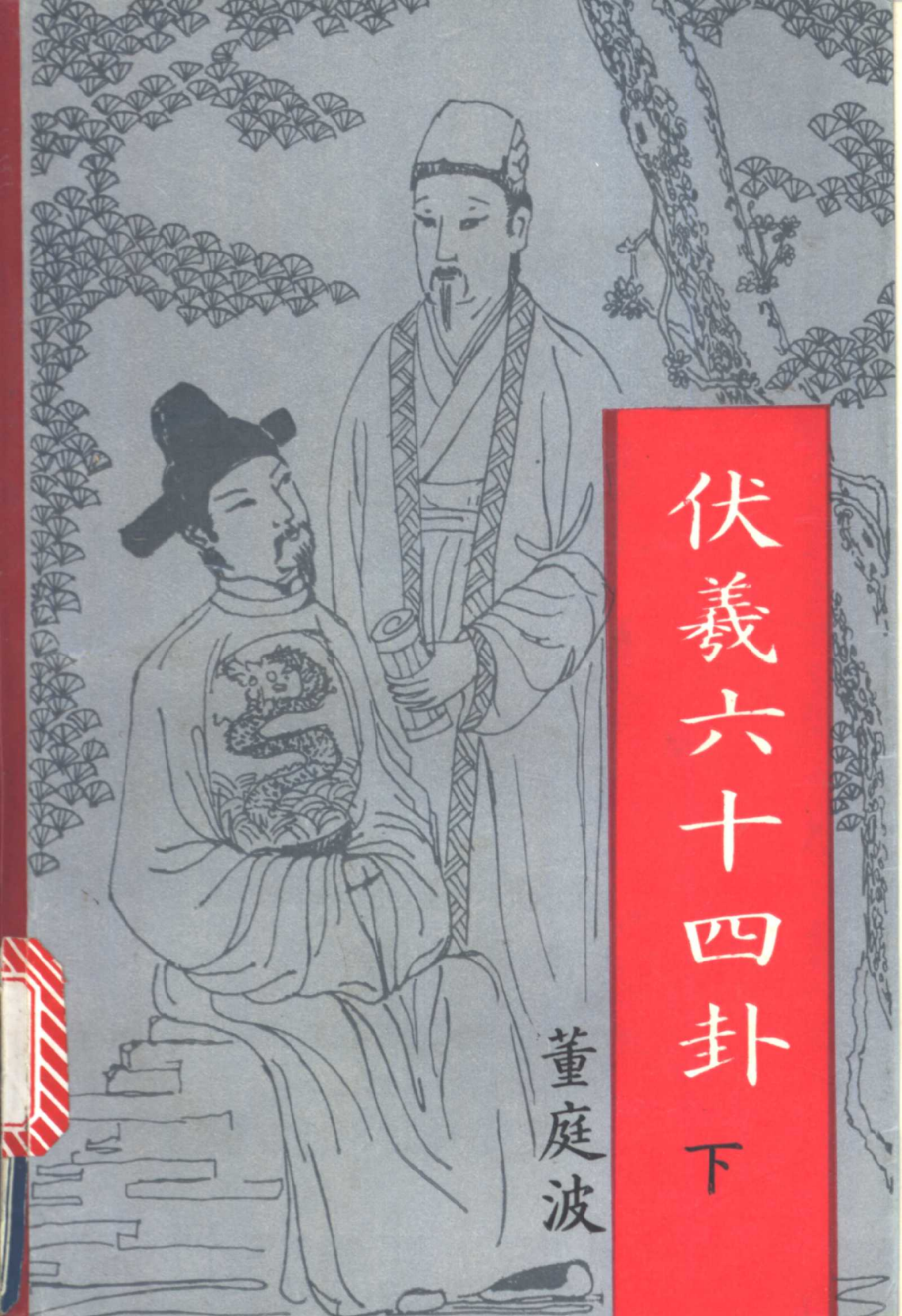
伏羲六十四卦中

董庭波



伏羲六十四卦下

董庭波



责任编辑：仲 江

封面设计：肖驰星



ISBN 7-5039-1138-7/I · 519

定价：39.50（上、中、下册）

长篇历史武侠小说

伏羲与女娲

董庭波 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长篇历史武侠小说

伏羲六十四卦

(中)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40 号

伏羲六十四卦

——长篇历史武侠小说

上、中、下

董庭波 著

*

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

(北京前海西街17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38.75 字数 901,000 插页

1996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1996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5,000 册

ISBN 7-5039-1138-7/I·519

定价: 39.50 元

• 卷首语 •

本书取《周易》六十四卦为章目，故名《伏羲六十四卦》。计六十四章，分上下两经，上经三十章，下经三十四章。

《周易》是以筮书面目出现的我国古代最早的哲学著作之一。当然，作者这部《伏羲六十四卦》不是哲学书，而是以《周易》六十四卦各卦的卜辞为主导思想所写成的长篇历史武侠小说。

第一章 乾(䷀)

气和玉烛，睿化著鸿明。缇管一阳生。郊禋盛礼燔
柴毕。旋轸凤凰城。森罗仪卫振华缨，载路溢欢声。皇
图大业超前古，垂象泰阶平。

岁时丰衍，九土乐升平。睹寰海澄清。道高尧舜垂
衣治，日月并文明。嘉禾甘露登歌荐，云物焕祥经。兢兢
惕惕持谦德，未许祥云亭。

——宋·和岷《开宝元年南郊鼓吹歌曲三首·导引》

这首词写的是宋太祖赵匡胤背北面南，荣登大宝，开基建立大宋王朝的第八年，即将乾德五年改年号为开宝元年后的一次郊外大祭天地时的盛事。其时南汉、北汉虽未降服，但吴越、南唐却已先后伏首称臣，国家大部平定，神州甫安，一派“九土乐升平”的景象。词中极尽描绘当时的盛况，更着力歌咏宋太祖赵匡胤统平四海之功德，赞他“皇图大业超前古”，乃至“道高尧舜垂衣治，日月并文明”。

不过，宋太祖虽功高德重，现在却早已“旋轸凤凰城”，权做古人了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晃眼四百余年过去，已到了元明交替之际。

元至正年间，由于蒙汉之间民族矛盾日深，皇室宫闱淫秽，朝廷权奸横行，加之盗贼四起，叛乱相继，元朝统治者已陷入内外交

困的境地。于是宋初那种“气和玉烛，睿化著鸿明”的升平景象已不复存在，重又回复类似“五代十国”时纷杂混乱的局面。其时，黄岩人方国珍起兵于台温、颍州人刘福通与栾城人韩山童举旗于汝颍、罗田人徐寿辉占据蕲黄、定远人郭子兴起于濠梁、泰州人张士诚盘踞在高邮……一时之间，他们攻城掠地，搅得忽必烈开建的元朝政权存在还不到一百年，便陷入了朝不保夕的地步。

这场元末农民起义闹了近二十年，群雄中的朱元璋脱颖而出，他占据集庆（今南京），并将其改名为应天，然后以此为基地，东征西讨，不仅屡败元朝的军队，而且将与他同时起义的各路人马或消灭、或收降了大半。

到了元至正二十七年，朱元璋已占有了半壁江山。第二年春正月乙亥，朱元璋终于接受了臣下们的建议，由吴王的称号正式进位称帝，定有天下之国号为“明”，建元“洪武”，这一年就是洪武元年。第二天，朱元璋诏告天下，并在南郊大祭天地，声势浩大，颇有当年宋太祖“森罗仪卫振华缨，载路溢欢声”的气派。这日应天百姓人人拥挤上街，当真是万人空巷，都想一睹新朝天子的“圣颜”。

在通往南城门的大功坊、三山街的十字路口上，有一家小酒店，名唤“醉仙居”，店主是一对老夫妻，均过花甲之数，正在殷勤地接待来往食客。

“醉仙居”面临大街，故而酒店虽小，客人却不少，都在饮酒吃饭，等候天子回程的銮驾。这儿是饭铺酒店，素不相识的人聚在一起，一会儿便熟了起来，相互之间说着话，吹着牛。话题当然只有一个，那便是新皇帝朱元璋。

但听得一位老者道：“咱金陵自古便是帝王之都，由三国东吴开始，相继有东晋、宋齐梁陈六朝在此建都，等后来南唐一灭，咱这里便冷清了三百多年，现在可好，金陵又定为一国之都，咱老头子

也觉着高兴！”一个胖大汉接口道：“定都是定都，只不知朱元璋是不是真龙天子，能不能坐稳天下？”此时朱元璋刚刚称帝，是以一般百姓还未改口，仍是直呼其名。

先前那老者道：“能！怎么不能？我听说当年朱元璋生下时就有异相，不似凡人。”一位头扎绖巾的中年文士问道：“有什么异相？”那老者道：“那还是在前朝元泰定帝年间，朱元璋的父亲朱世珍由于躲避战乱，由句容逃难到了濠州凤阳钟离东乡。这东乡原是唐朝蓬莱八仙中汉钟离得道成仙的地方。朱世珍到东乡时，他的夫人陈氏正好身怀六甲，已到临盆之期。就在临产那天，陈氏睡梦中忽地见到了一个神仙。”

先前那胖大汉子越听越奇，怔怔地问道：“神仙？”

那老者点头道：“是啊，那神仙给她一枚药丸。这药丸放在手掌之上，光芒四射。陈氏依着神命，将药丸吞入口中，立觉甘香生津。药丸方一入肚，腹下疼痛立起，已然临盆。便在此时，但见四周红光闪闪，直冲霄汉，村里人无不惊起，以为朱家失火烧了房屋。可是抬头一看，但闻天上八音齐振，诸鸟飞绕，五色祥云中隐隐现出十来个天娥彩女，抱着个孩儿，踏着祥云，自东南方腾空而下。跟着就见朱家门前两条黄龙绕梁飞舞，而屋里边更是大火冲天，烟尘乱卷。那时正是未牌时分，突闻‘哇’的一声哭叫，朱元璋便降生了。”众人啊了一声，齐道：“如此说来，这朱元璋是真龙天子无疑了！”

那胖大汉子兀是不信地摇摇头道：“老伯，不错，做皇帝的必是大福大贵的人，但我听说朱元璋以前是个和尚，而且还讨过饭。这样一个人，怎么会是真龙天子了？”

还没等老者说话，一旁的那个头扎绖巾的文士道：“古人云：‘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将苦其心志，饿其体肤，劳其筋骨。’《易

经》开首第一卦《乾》初九的爻辞说‘潜龙勿用’，说的是巨龙潜伏水中，暂不施展才能。你看当年汉高祖刘邦，也不过只是个泗水亭长而已。那乾卦《象》中又说：‘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’这朱元璋虽自小贫苦，却能积极进取，就如乾卦九三所言‘君子终日乾乾，夕惕若，厉无咎’，小心谨慎，再加上有神灵保佑，所以才能成大事业的。”

这时天已过午，店主人见已无事可做，便搬了张凳子，也凑上来道：“众位，我也听过这么一件事，既然大伙儿说得热闹，我便也来凑凑趣。朱元璋做和尚时，正值郭子兴、孙德崖起兵，不久皇觉寺被毁，朱元璋走投无路，不知去往哪里。这一日寺里突然来了个道士，问他要不要求签。朱元璋便焚香卜卦，希望神灵指他一条出路。那道士要他共求三签，顺序而看，便是他今后的凶吉祸福。朱元璋依言，先求了一签，上书‘有孚窒惕，中吉；终凶，利用大人，不利涉大川’，竟是讲他远行必有灾难。朱元璋心道：莫非是要我留在这破寺中不走？又求一签，上有‘元亨，利贞，勿用有攸往，利建侯’几字。朱元璋一惊，暗道：‘利建侯，难道是要我留在此处举大事不成？’随手又抽了最后一签，竟是一个上上的乾卦，上书‘元亨利贞’；又有‘飞龙在天，利见大人’八字，当下一跃而起，振臂呼道：‘神明已示我出路，要我就近投军，还要这僧钵做什么？’转眼又见那道士取出一条铁棍来，对他道：‘来，来，我教你一路棍法。’当下传他一套八八六十四路通天棍。等棍术学完，再找那道士，却已无影无踪了。”

众人听得无不一伸舌头，齐道：“乖乖，果然是个神仙。”

店主人续道：“这以后朱元璋便携了这条铁棍，到濠州投了郭子兴。十几年工夫，终于开创了大‘明’皇朝！”众人唏嘘不已。

过一会儿，店主人忽然神秘兮兮地又道：“不瞒众位，前两个

月店里来了一个道士，肮脏不堪，疯疯癫癫。他多喝了几杯酒后，向我说出原委。原来此人便是那个替朱元璋求签的道士。他说他姓周，名字更好玩，单字一个‘癫’，叫周癫。本来对他的话我是不信的，哪知临走给银子时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店主人站起身来，走到墙角一张桌边，伸手将桌子抬了过来，指着桌面道：“你们看。”众人低头瞧去，却见桌面上凹了一个洞，隐成一个元宝形，当下都不由奇道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店主人抚掌道：“告诉你们，这周癫临走时，用一只手掌只这么轻轻一拍，便将一锭银子拍到桌面里去了。桌子有了坑，我怕客人不愿用，这才抬到一边闲置不用的。”众人赞道：“哎呀，这人好功夫！”眼见这张桌子乃梨木打制，平时就是连针也未必刺得进去，而这道士竟凭一掌之力，便将一个又钝又大的元宝拍进桌里，不用问，他不是仙人也必是武林高手，或是侠道隐士了。

大伙儿正说得热闹，忽听得街面上一阵大乱，跟着有人高声叫道：“快呀，来了！来了！皇上的銮驾过来了！”店堂里正在高谈阔论的食客当即离座纷纷向街面涌去，直跟着仪仗銮驾向东边正阳门而去，方才一个闹哄哄的店堂，一下便安静了下来。

店主人由于要照顾店面，是以不能跟去，眼见人群散去，当下回来准备收拾桌子，却见店堂里首靠近墙角暗处的一张桌子还趴着一人，这人头戴斗笠，身披蓑衣，好似一个乡农。店主人上前道：“喂，客官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快起来去看看真龙天子。”

哪知这乡农站起来吼道：“朱大麻子算什么东西？你们要看是你们的事。”

这一声如同炸雷，把店主人吓得面色大变。此处乃是应天城中，又离皇宫不远，这人竟然口出大逆不道之言，当真是吃了熊心豹胆，忙道：“你……你胡说什么？”

话声未落，店门倏地一暗，走进四个人来，跟着有人道：“掌柜哪里去了？”声音冷冰冰，硬邦邦，没有丝毫生气，宛似不是活人。

店主人顾不得再与这乡农噜苏，忙回首向门口望去，只见门口这四人身着清一色的土黄布袍，个子虽有高有矮，但每张脸却如同一个模子里套出来的，都是一张板板的死鱼脸，眼睛灰濛濛、空洞洞，几如死人，说不出的鬼气森森。更奇的是他们每人手上还举着一根竹竿，竿上各有一幅黄色条幅，如招魂幡也似，上面墨迹淋漓，写得有字，可字迹又七扭八拐，竟一个都不识得。店主人大着胆子开口问道：“四位客官要些什么？”

那四个人举步跨过店堂门槛，个个双目向天，直挺挺地来到一张桌前，分在四周坐下，手中竹竿兀是不放，腰背不弯，便如僵尸一般，只听其中一人道：“三斤饭，四个菜。”他说话之时若不是口唇翕动，真不知这声音是由何人口中所发。

店主人应了一声，自去后堂操忙，不一会儿，送上了酒菜。但听方才开口的那个黄衣人又道：“老板，我来问你，往栖霞山还有多远？”店主人边摆菜碟边道：“四位客官是去栖霞山吗？”

只见那黄衣人双眼一弹，方才一对死灰眼中突地精芒暴涨，如电一般盯在店主人脸上，怒道：“问你有多远，你知道就说，不知道就别说，多噜苏什么？”

店主人吓了一跳，只觉对方目光极是可怖，想要避开，却又好像对方眼光有吸力一般，头颅一时竟转动不灵，忙道：“不，不远了，从三山街这儿一路向东，到夫子庙，沿青溪向北，过钟山，再顺官道折向东北，大约三十里便是，只不过那儿偏僻，道路极是难走。”那黄衣人点了点头，不去理他，转过头捧起碗筷，张口便吃。

那乡农此时已坐回凳中。一双眼睛死死盯在四人身上，及至听他们问及去栖霞山的道路时，更是侧耳细听，神情紧张。

忽听得门外大街上又是一片混乱，跟着有人大声叫道：“大家听清楚了，有家的回家，没去处的自己找个地方呆呆。应天府天牢逃脱钦犯一名，现在正在缉拿。你们若是东窜西跑，当做钦犯抓走，可别怪撞了晦气。若有知情上告者，重重有赏啊！”说话之间，脚步声响，大街上跑过一队兵丁，三丈一个，整整齐齐地在大街上排成一行。

酒店里的食客都为之一惊，齐都向街上瞧去。

哪知头颅方动，店门口竹帘倏地挑开，自大街上又走进一个人来。这人做道士打扮，身着一幅大袖青色道袍，颈口露出一截白衬领，三绺长须，脸如冠玉，剑眉凤目，头戴金色道冠，手中提着把拂尘，一派仙风道骨的模样，年纪当在四十上下。他身后斜插一把长剑，红色剑穗随风左右飞舞。一踏进门槛，那道士便朗声道：“店家，大街上抓钦犯，不让人随便走动，我只有进来叨扰片刻了。”说着摸出锭银子放在柜台上。

这酒店平时虽然也是人来人往，但像道士这般清逸脱俗，一尘不染的人却极为少见。那店主人只觉茅舍生辉，忙道：“道爷，请稍候，外面正乱，我先把门板上起来，马上就给你上一桌素席。”那道士笑吟吟地道：“好吧，随便一些就行。”听他言辞甚是和蔼可亲。

这道人缓步走到一张空桌前，将手中拂尘轻轻在板凳上扫了扫，道袍一拎，坐了下来，然后将拂尘放在面前桌上，左腿往右腿上一放，手理长髯，四下打量着。

这时那乡农重又趴在了桌上，道人目光从他身上扫过，最后看到了那四个正在吃饭的黄衣人。四名黄衣人吃饭时兀是抓着竹竿，只不过将它改为斜依在肩膀上。道士一见竹竿，脸色忽地一变，双眉皱起，微合的双目猛地张开，寒光一闪，然后复又闭上，转过了身，回复了原来平和的模样。

不一会儿，店主人给道士端上了饭菜。那道士客气地道：“老丈，贫道这里有偏了。”店主人忙道：“不敢，不敢。”笑着脸站在一旁。那道人抬首问道：“店家，贫道有一事相询，不知从此处前往栖霞古寺还有多远？”

他这话一出口，趴在桌上的那乡农猛地抬起头，一双眼睛盯在他的脸上。店主人一指那四个黄衣人道：“道爷，方才这四位客官也问过去栖霞山的道路。我告诉你，从小店向东，到夫子庙，沿清溪北上，过钟山，再顺官道往东北方走，三十里就到了。”那道人点点头道：“如此，多谢了。”转头又看了那四个黄衣人一眼，眉头皱了一皱。

这时大街上兵丁的吆喝声仍不断传来，打门敲户的声音更是响成一片。过不多时，靴声橐橐，“醉仙居”也响起了敲门声。店主人刚将店门开了一条缝，门外便挤进七八个兵丁，当先一名军官踏进店堂，举起双手，冲屋里众人一抱拳，作了一个罗圈揖道：“众位，打搅你们了。今日早间由天牢里逃走了一名要犯，这人名叫顾中熙，原是武昌陈友谅的手下，鄱阳湖大战时被我军擒获，押回应天看押的。今日他趁皇上南郊大祭天地之机，脱身逃走。现在全城正在大搜捕。是以失礼之处，还请诸位多多包涵。”顿了顿又道：“这里有一张顾中熙的画像，你们可以看看，比照比照。”其时朱元璋以仁信治天下，所以他的部众也就个个谦和有礼。

店主人和道士都站起来冲他还礼，那乡农和四个黄衣人却仍坐着不动，好似对这一切都没看到、听到一般。那军官说完这些，提着画像，对众人说了声“对不住”，便挨桌向各人仔细瞧将过去。

到了那乡农桌前时，那军官道：“这位客爷，还请抬起头来。”那乡农不语，仍伏在桌上一动不动。店主人先前听他口出逆言，生怕闹将起来，小店可吃不消，当下忙过来道：“大人，这人喝醉了酒还

没醒。”又绕到那乡农背后，将他扶起。

那军官也不在意，将乡农和手中图形一对照，摇了摇头，正要离开，忽听那乡农道：“大家都是各为其主，难道帮了陈友谅打朱元璋不幸战败被擒，就可以称为逆贼、钦犯吗？若是朱元璋的人被陈友谅擒获，那该怎么称呼呢？”

听了这话，众人都变了脸色。那军官右手握住剑柄，便要发作。却见那乡农说完这几句话后，头一歪，又伏到桌上去了。店主人忙上前道：“大人，这人是喝醉了，酒话连篇，当不得真的，大人不要跟他一般见识。”

那军官点了点头，瞪了乡农一眼，把手由剑柄上松开，转身走至那四名黄衣人的桌前。这四人看外表就古里古怪，似妖非妖，似邪非邪，因此这军官对他们就特别留意，可又不知他们的来头，便仍客气地问道：“四位客爷是由哪里来的？”

一名黄衣人指着他手中的画像，恶狠狠地道：“瞎了眼不成？你们要抓的钦犯是个络腮胡子，我们四人谁又有胡子了？有这些闲功夫，那钦犯早不知跑到哪里去了。”说完这几句话，便不去理他，只顾吃饭吃菜。

那军官闻言大怒，喝道：“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，怎地这样说话？我们查人自当要看看、问问的。”哪知他空自说了好一阵，那四个黄衣人谁也不再理他。那军官没有办法，而朱元璋治军极严，平时严令军士不准滋扰百姓，这四人只是言语冲撞，并没有其他什么不轨行为，待要争执起来，真误了缉捕钦犯的大事，反而得不偿失。当下只狠狠啐了一口，转身走出店堂。

不一会儿，街上有人大叫：“挨户查房结束了，各人可以任意走动啦！”脚步声一阵杂乱，街上那一队军士也跑步离去。

直到此时，店主人才喘了一口长气，转头冲那乡农道：“这位爷